



## “远在天边亦有家”

□【印度】阿迪蒂亚·舒克拉

旅行途中，有一个念头在我心中不断涌现——在这里的见闻如此之多，要是都忘掉了，那该是多大的罪过呀！所拍照片固然可以留住纪念，但有很多东西却会失之交臂，或似过眼烟云，稍纵即逝！而事过之后，再想召唤回来，则难上加难了。因此，诉诸笔端，用文字记载下来，就应是当务之急了。

杭州市的西湖是我们在中国旅行的第一站。我对水素有一种亲切的感觉，也许，水作为一种流动的语言，可以突破一切地理的障碍吧。一走近西湖，我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梦。西湖是大自然给予杭州这座城市最好的礼物，这里被誉为“人间天堂”，名副其实！她，湖水清澈，荷花盛开，穿行于湖间堤道和花园，仿佛徜徉在优美的诗词歌赋之中；放眼湖中，游船摇曳，穿梭如织，如诗如画。真心感谢中国的艺术家和建筑家们，联手打造了这一如梦如幻的仙境！

西湖三面云山环抱，一面毗邻城区，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，自古以来就为文人墨客所称颂。唐宋时期，湖面修了堤、亭、园、塔，建了人工岛，景色愈加美丽，湖中美景被赋予了诗的意境。诗情画意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，为中国各地园林建造提供了灵感。艺术和自然，二者交相辉映，至今仍是中华文化精髓之一。对中国而言，西湖极具文化意义，难怪诗会选在这里开始。这座湖本身就是一首诗，又经历代中国艺术家们的装饰与点缀，愈加美丽多姿。在我们人类处心积虑发掘自然资源的今天，杭州的西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，那就是，充分利用我们人类的智慧，优化自然资源，而不是只顾工业开发，损毁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在人民币的一元纸币上，可以看到西湖的三座石塔。一踏入西湖景区，中国朋友就给了我们每人一张一元面值的纸钞。当我们问他们为什么给我们这张纸钞时，他们说，当你在湖边漫步时，便会得到答案。的确如此，当你看到三座石塔时，就会明白，原来中国朋友是想以此引起你对这些塔的关注。

湖畔的建筑中，最享盛名的是雷峰塔，因一条白蛇的传说而闻名。《白蛇传》讲的是一位名叫许仙的男子和一位名叫白素贞的女子的爱情故事，其实呢，白素贞是一条美丽的白蛇。中国故事的叙事体裁种类很多，其中之一就是神话传说，后来逐渐以寓言的形式流行起来，而这种寓言形式也发生了多种变化。漫步穿行在湖间曲径，专心听导游绘声绘色地讲述当下流行的传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传说变得多种多样，妙哉！

驻足雷峰塔的平台，湖区和城区的壮丽美景尽收眼底。从塔的各个侧面，可以欣赏令人着迷的奇观；而从塔的高层，则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全景。这座城市，科技高度发达，且与遗产保护齐头并进，可谓一个奇迹。

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有一条河，它离村子很远。我在村子里生活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机会去过那条河。现在走近水边，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油然而生，一种惬意感和厚重感在心中荡漾，似乎有一声呼唤从远处传至耳畔，一声使我驻足而踏入家门的真情呼唤。啊，为了这一天，我颠沛流离久矣。

我们从西湖回来了。湖水真的是太清澈透明了，仿佛超越了她的存在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直望着房间窗外的山，不断地想着山上生长的草、木、花、果，还有那众多不知名的生物。世界如此多元，我们却如此贫乏！我觉得自己不该如此活着，我要置身于魔力无边的大自然的怀抱。

当我收拾行李准备去中国时，心里一直有个疑问：那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什么是诗歌节啊？印地语举办的活动我见得多了，早已习以为常，没有任何兴趣了。这次可不同，又要选诗，还要就其中一首诗为题，写一篇创新理论的论文！我自以为，我所写就的论文很棒。这些年，我写诗越来越少

了，且写得很慢。当然，诗歌创作是需要一个过程的。一个人要写诗，要么需要无知，要么需要近乎疯狂的激情！

在杭州的第一个晚上，对我来说有点奇怪。我是一个内向又害羞的人。我和高塔姆和普里特威拉杰一路结伴而至，与他们已成为了朋友。晚上我感到肚子饿时，恰好他俩都在休息，打扰他们似有不妥。于是我一个人移步来到酒店餐厅。餐厅很大，但只有几桌客人在用餐，其余都是空着的。我拿起一只盘子，给自己盛了食物，走到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，静静地坐了下来。桌子上摆着一双筷子，我视若无睹，像真正的印度人一样，用手抓起饭，大口吃了起来。不好！似乎有些人在看着我笑啊。哎呦，没见过人这样吃饭咋的！少见多怪！

那顿晚餐，好歹算是吃完了。人生独处也着实不易啊！自己的意识却跟自己过不去，纠结不安自扰之。就好比坐在这里，我自己就是那个最大的敌人。吃完饭，我就跑向自己的房间。电梯里碰见一个女孩儿。她穿着短裤和T恤，我礼貌地向她打招呼。从她脖子上戴的串珠可以看出，她也是一位诗人，是来参加诗歌节的。她说自己的名字叫路易莎·罗芒。

“你是翻译罗贝托·波拉尼奥诗歌的那位印度诗人吗？”路易莎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我说。

“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叫你波拉尼奥男孩儿吧。”

与路易莎的交谈，缓解了我身心刚刚寻的烦恼。

被称作“人间天堂”的杭州是一座绿色之城，与我却似一座亲密之城。游完西湖的当天晚上，我们参加了诗会的开幕典礼。开幕式上，每个国家都有一位诗人代表参加。当节目开始时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令人震惊，其场面之壮观，完全胜过一场红毯盛会。先是两位耀眼的男女主持人闪亮登场。随即，诗人代表上台亮相。伴随着音乐家们的出场，多种乐器弹奏的优美乐曲便在大厅回荡起来。随着幕布开启闭合，歌舞演员依次上台献艺。舞台上的诗人们站成一个半圆形，他们每个人的手里各自拿着一个玻璃水壶，里面装满了取自各自国家的“圣水”，然后将水慢慢灌进面前的一个大罐子里。后面的大屏幕上随即显示，罐子里的水混合在一起，生成一种波澜壮阔的壮丽景色。

啊，大美壮哉！

然后，诗歌朗诵节目开始，其间穿插着中国戏曲选段表演。我看过的戏曲不多，但中国戏曲，无论视觉还是音乐，其感染力之强，令人难以忘怀！

这就是诗歌节！诗与歌曲、音乐、表演和传说，浑然一体，无论观众还是听众，无不在这令人惊叹的场景中沉醉。节目编排和表演真的是精彩纷呈。当然，那些在开幕式上献诗的诗人所带来的节目和精彩表演也毫不逊色。事实上，为了参加这些节目，这些诗人必须经过充分的排练。至少那些英文诗歌，可以使我们品味出些味道才行。就朗诵的诗而言，每一首都是很优秀的。路易莎·罗芒和盖蕾娅·弗雷德里克斯的诗歌，伴随着她们那悦耳的声音，句句铭刻在我脑海之中。在这里，我还应该提到那些用自己母语和我不懂的语言谈诗的诗人。这些诗人的声音跨越了语言的障碍，抑扬顿挫，跌宕起伏，引人入胜。

以这种方式咏诗欢庆，无疑是诗歌节的升华。当然，我所写的只是我自己的所感所悟。但我确信，这个开幕典礼，所有在场的人，都会为那辉煌的大厅和壮观的演出而叹为观止！

我问戈富平教授，是什么激励他学习和掌握了印地语。他的回答脱口而出——拉吉·卡普尔的《流浪者之歌》！话音未落，他便舞动着肢体哼起《流浪者之歌》的歌词——

“到处流浪，到处流浪，命运伴我奔向远方，奔向远方。”



## 当代是历史的门

□王单单

到处流浪，到处流浪，我没约会，也没有人等我前往。

到处流浪，孤苦伶仃，露宿街巷，我看这世界像沙漠。

那四处空旷没人烟，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，都没来往。

我举目无亲，任何人都没来往，好比星辰，迷茫在那黑暗当中，到处流浪——星辰啊，请回答我，为什么这样残酷地作弄我。”

我们和他一起，哼着，舞着。

然后，他变得有点严肃了。在他的青年时期，电影《流浪者之歌》在中国非常受欢迎。这部电影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热爱文学和文化的年轻人。我之所以这样说，原因是在欢迎晚宴上，我和一位中国作协的副主席被安排在一桌。介绍时，他一听说我来自印度，便也随即哼唱起来，“到处流浪，到处流浪，命运伴我奔向远方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位副主席不懂印地语，但电影《流浪者之歌》及其歌曲对这一代人的影响依然存在。

戈教授进一步表示，电影《流浪者之歌》是培养他对印地语兴趣的第一步。此后他开始阅读普列姆昌德和泰戈尔的中译文学作品，出于对印地语文学的深度渴望，他又来到印度，在尼赫鲁大学深造，潜心研究印地语文学。

在一个陌生的国家，看到有人对印地语如此热爱，着实令人高兴。与此同时，亲眼目睹了一个人们常说的“艺术和文学不受语言和政治限制”的鲜活例证，更是令人欣慰。

在西湖堤道上漫步时，一位记者向我做了自我介绍，并用印地语说：“我是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的印地语记者。”她是第二个用印地语与我们交谈的中国人。

虽然我不赞成将某种语言或某种东西浪漫化，但作为一个说印地语的人，看到印地语出现在自己意想不到的地方，还是极其令人振奋的。

在后来的活动中，她几乎总是和我们一起。我们用印地语交谈，就好像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漫游，而不是在外国。当我问她的名字时，她告诉我“萨普纳”（印地语，梦想的意思）。“这是你的真名吗？”我问。“不，我在印地语媒体工作时用这个名字。”萨普纳女士与众不同，她穿的服装与印度人非常相似。她的印地语朴实自然，就像印度人一样。

也许是为了应验“远在天边亦有家”的格言，中国作协邀请了国内各语种的专家来参加这个节日。这样做，外来者感到宾至如归，不至于在异国他乡感到陌生孤寂，用心良苦啊。

诚然，我非常明白，每个国家都会有不同语言的记者、翻译和语言学家。但在中国遇到的两位印地语专家，他们不仅是该语言的专家，而且还吸收了印地语的精髓。这篇文章谈到的萨普纳女士，其中文名字叫唐远贵，她已经用印地语整整工作了30年。回来后我才知道，CMG（中央广播电视台）的印地语节目在印度很受欢迎。

人无论走到哪里，总会因那里的人而对那个地方有所记忆。多年之后，这次中国之行在我们的记忆中将会渐行渐远，去过的那些地方，名字也会难以全部记起，一切的事情，似乎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故事，但萨普纳女士的和蔼可亲，将令我难以忘怀。

（译者：戈富平）

1 诗歌召唤我们来到水边。

西湖，犹如语言的明镜，倒映着一张张诗人的脸，他们分别来自中国、俄罗斯、巴西、印度、南非、沙特阿拉伯、埃及、阿联酋、伊朗以及埃塞俄比亚，每个国家的诗人，连同他的母语，都是大地上流淌的江河。他们最终注入语言的汪洋中，被诗歌卷起，成为时代的浪花，清亮、透明、洁白无瑕。

2 盛夏荷花，擎着绿油油的叶柄，间杂着粉红或白色的花苞，挤挤攘攘，从浅水中蔓延到岸堤，离游客越来越远。周敦颐曾赞叹她们，“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，茂叔岂知，荷花越出一阙宋词，在西湖中迎风婷婷，与历代文人暗通诗性，互换有无。就在他逝世50多年后，另一位诗人出生了，此人便是南宋诗人杨万里。800多年前，某个夏日早晨，杨万里和友人林子方从西南南屏山慧日峰下净慈禅寺出来，突然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撼——初日磅礴，夏荷铺天。遂忍不住将其写入诗中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从那时起，此诗便道成肉身，托体为莲，长进时间的长河中，长进我们今日的生活里。金砖十国诗人齐聚西湖，赏荷观花，就是对诗的一次寻根。是的，我们找到诗歌的根了，它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。

3 当代是历史的门，我们从这儿进去，遇到了时间深处的一个个孤影。导游或翻译，用不同语言向各国诗人介绍白居易、苏东坡在杭州的故事，翻译着他俩写西湖的诗——“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”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。我们站在白堤或苏堤上，感觉是站在一首诗隆起来的地方——诗，就是语言耸跃的部分。翻译发现了汉语的端口，获得英语、阿拉伯语、印地语等的对接，汉语的音韵，流淌进更加独特和宽阔的空间，诗因此大起来了，能够包容更多文明，成为更多人的理想国，或者避难所。

白、苏二位大诗人在西湖的行动，让我获得启示，“写诗，就是在我与万物之间筑堤，相互抵达”。离开西湖景区时，我让诗人张二棍帮我将这句话翻译一下，说给身边的埃塞俄比亚诗人塞费·泰曼听。二棍有多年的非洲生活经历，但他一脸木然，很明显，他的英语无法将这句话译直。这让我想起西湖另外一景：断桥。我在汉语中铺出去的石拱桥，从中断掉了，但仍有凌空之势，痴等来自对岸的另一半桥来续接、靠拢、重新咬合。

4 “宝石山下一弄”，这是个地名。傍晚我和诗人沈苇、翻译家薛庆国等人去登宝石山。从这里路过，我暗想，幸好没有外国诗人同行，不然薛老师如何向他翻译或解释“一弄”呢，一条巷子吗？“弄”多数时候是个动词。汉语语义的丰富性，赋予诗歌更多隐喻的力量，释放出更加宽阔、立体的诗性空间，这是汉语诗歌天然、独特、神秘、变幻无穷的魅力所在。穿过“宝石山下一弄”，小道进入林中，两边的路灯将高耸的古树照亮，虬枝盘空，绿叶牵扯，寂静而又空虚。山上有间书吧，名叫“纯真年代”，诗人泉子约了部分诗人们在此品西湖龙井。进入“纯真年代”，顿感通体凉爽，就像在溽热的夜晚之外，单独开辟出来的一小片清凉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纯真年代，我们写作，就是为了在快速流失的岁月中，用诗锁住这一段。坐在充满年代感的怀旧小屋里，透过窗外的树林，可以遥望西湖对岸，雷峰塔像透明的锥形香槟杯，正将一团金灿灿的光，倒扣在山顶上。

5 有没有这样的视角，能让我们俯瞰到诗歌？难以想象，一首诗发生了，在我的身体之外。但在宝石山巅上，看西湖夜景，确实就像俯瞰到了一组宏大的史诗。“钱塘自古繁华”，现实和诗互相印证，满城密集的灯火，于黑暗中喷涌而出，它们的光辉互相交错、

穿插、重叠、拼接、干涉、映衬、融合，像无尽深渊中飞出来的萤火虫，像一个个带着呼吸与心跳的词被诗召唤，正在热血涌动的身体上起步。这些光汇聚在一起，将夜晚撬开一角，大地因此获得照亮，诗中的江南，逐渐变得具体，可触。诗是江南的灯盏，而诗人便是在这块土地上挑灯夜行的人，在古代，他们是骆宾王、孟郊、贺知章、周邦彦、陆游、于谦、袁枚、龚自珍；在今天，他们可能就是本次诗会上那些熟悉的身影——我们当中的每一位。

6 塔最初是供奉或收藏佛骨、佛像、佛经、僧人遗体等的高耸型点式建筑。就像我们身后的保俶塔，诗歌是一种“实心”建筑，它被诗人的经验、想象力、求真意志，以及关乎创作的每个“起心”与“动念”的瞬间所填充。诗歌之塔以诗人的“身体”为基础，它是语言在高处的再次突兀，越往上，塔身逐层缩小，语言将自身携带的力量一再收束，最终凝聚在塔刹——一个针尖般的点上。将塔缩小若干倍，看起来像一只针尖朝上的注射器，它力拔大地的精气，将其推进广袤的云层里。

晚上9点，闷热未尽，所有登山的人身上已被汗水浸透，湿漉漉的，如果不是因为夜晚的黯淡，或许还能看到一个热气蒸腾的身体，像烧红的铁杆，刚从冷水中拔出来。诗人们站在保俶塔下，就像刚刚被分娩——一座“母塔”带着它的“子女塔”们，站在西湖北岸的山顶上，凭空远眺这灯火烂漫的人间，这歌舞连绵的天堂。此时山上无风，汗水没有止住。人如塔漏，一生要遭遇多少风雨侵蚀，才会失修、颓败，直至最后坍塌。塔消失的地方，往往有诗“立”起来。

7 过蛤蟆峰，经葛岭，借路幽微之光访抱朴道院。抱朴道院原名抱朴庐、葛仙庵，是供奉道教祖师爷葛洪的庙观。葛洪擅长炼丹，又称为炼金术。这种技艺近乎于诗歌写作，所以常见一种说法，“诗歌是语言的炼金术”。诗是一种精神与情感介质，抵达诗歌内核的行为，需要诗人的专注与执着，唯有通过这条“窄道”，才能豁然开朗，在另一个空间里发掘新的“自我”。炼丹本身，更注重“炼”的行为对于心灵的矫正与修养。

从左侧一道山门进去，围墙里的黯淡吞噬了所有人影，我们打开手机上的电筒，环照四周，只见荒草蔓延，道院大门紧闭，老道院的遗址徒留几处残垣，透迳林中，道法自然，无道为道。黑暗中，还有更加浓重的黑影，众人将光照转移过去，见一口老井，井沿下方刻有“炼丹古井”，诗人泉子介绍，此即葛洪炼丹之处。每个人都很好奇，争相够着往井口里探望，井里空空如也，但大家似乎都在里面看到了仙丹。无中生有，有无相生，这是诗人必备的本领。想起本次诗会上印度诗人普里特威拉杰·陶尔了，他曾在诗里写道：“夜晚就这样过去：/燃烧的火焰在黑暗中熄灭。”

8 坐在拱宸桥畔的林荫下，看眼前的大运河，时常有运载河沙的船经过，它从某一道河湾突然现身，随即又消逝在另一道河湾里，就像时间之船从眼前一晃而过。它穿越多少朝代，历经多少辉煌，最终为我们运来的，却是一堆堆泥沙，这泥沙之中，唯留诗歌如金，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拱宸桥头，一个咖啡馆里，诗人们轮换着读自己的诗。读诗让诗歌找到了身体，声音是诗在空气中的震动，是一个个词语、句子的微颤，是生命与诗歌齿轮相互咬合时发出的混响。通过诗人的朗诵，我们能从他的母语、发音、表情，一次次换气时的暂停，一次次情难自已的哽咽中，触摸到一首诗背后的文明、支撑它成立的土地、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命运，以及个体在现实中的呐喊与抗争。声音让诗溢出身体，它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语言间的壁垒，一位诗人在朗诵自己的诗，无论他是什么民族，来自哪个国家，用什么样的语言，他都是在通过声音搭桥，接我们回去，回到我们共同的祖国——一首诗里。

9 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到唐诗、宋词、元曲直至今日的汉语诗歌，诗就像一条人工开凿的大运河，它以人心为岸，穿过历史的河床，越过生死的界域，将那些深埋于时间深处的古老记忆、社会图景、风土人情、精神画卷等运抵我们眼前，让那些伟大而敏感的灵魂、令人唏嘘与慨叹的瞬间，在我们身上复活。诗可以清澈，可以混沌，可以风平浪静，可以波涛汹涌，可以泥沙俱下，可以涓涓细流，诗，永远不会停止流淌。

急切，或者缓慢，这是诗歌内部的节奏，也是抒情或者叙述推进的速度。在从杭州东站开往北京南站的高铁上，我和窗外飞速流逝的风景，像刚刚进入诗中便被更换的词，来不及附着意义背后的事物，就被速度抛在身后。每一秒，我们都在发生移位，因为速度，身边的事物，难以获得修饰。高铁和诗，都离不开速度，但诗歌反对轨道，反对终点站。它的方向是四面八方，它的终点是没有终点。

